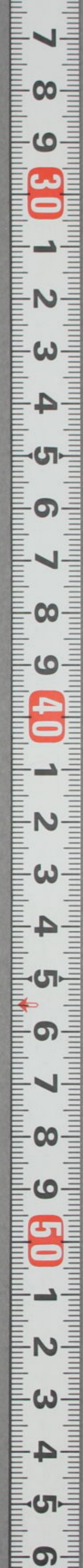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4153
403
29



13
403
89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七

樂部五

鼓吹樂

鼓吹樂

四夷樂

樂志曰何承天云鼓吹蓋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漢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耶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鶴釣竿魏改十二曲為之平戰榮陽獲呂布克官渡舊邦定武功平南荆平關中應帝期邕熙太和晉武改為靈芝祥宣受命征遼東景龍飛平王衡因時運惟庸蜀天序金靈運夏苗畋秋獮田順天道至梁周隋各述本朝功業隨而改之以自揚其勳烈



八幡
田中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州月八年八月八日
悼山諸田一人
所購以贈

又曰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以從軍也張博望入西涼傳其法於西京初得摩呵兜勤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管以來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寒折楊柳落梅花黃潭子赤枝楊望行人十曲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鑿歌鼓吹之常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唐會要曰大和中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捷奏凱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于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以入魏晉已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都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

書並無儀注今參酌古今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明日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鑿吹二部笛箏簫箏鑿鼓每部二人歌工二十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承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陣樂詞曰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威歌破敵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詞曰聖德期昌運雍熙萬寓清乾坤資化育海岳共休明開土欣耕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澤執贄賀升平賀朝歡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永清衣更不着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詞曰主聖開昌歷臣忠奉大俟行至太社及太廟門工人酌君看履革後便是太平秋下馬陳列於門外據周禮大司樂注云獻於祖大司馬云先凱樂于社謹詳禮儀則社廟之中似合奏樂伏以尊嚴之地鐘吹謹詳既無明文俟告獻禮畢或乖肅敬今請並於外門陳設不奏歌曲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

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

術久廢請以秉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

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

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

陣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

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於門外立訖然後引俘馘入獻

及稱賀如別儀

晉書曰衛瓘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

又曰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

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日伏

妃可謂富貴矣

又曰劉毅字仲雄轉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

門毅以為不敬止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

入

又曰謝尚累位江夏義陽隨三郡太守往諮事安西將軍

庾翼於武昌翼呼共射曰君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

聲中之翼即以副鼓吹給之

王隱晉書曰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

晉中興書曰漢武時南平百越始置交阯九真日南合浦

南海鬱林蒼梧凡七部立交阯刺史以州邊遠山越不賓

宜加威重故刺史輒假節七郡皆加鼓吹

齊書武帝時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

西頭置鍾磬兩箱皆宴樂處也

又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

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

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

又曰張敬兒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
口自爲鼓吹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南史綦母珣之貴倖珣之母隨弟欽之作暨楊令欽之罷
縣還珣之迎母至湖孰輒將青氍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
下富人從者百數
又曰垣崇祖初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
後爲豫州刺史建元二年魏攻壽春崇祖破之啓至上謂
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崇祖聞
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啓求鼓吹上勅曰韓白何
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
又曰張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父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
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
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梁典曰高祖衍生秣陵三樓橋宅生日有異光頂有五岳
骨當還宅范雲聞鼓吹之聲雲蒙被出視乃高祖也雲乃
深自結託

梁書侯景卽位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棗騶馬負犧牲輦上
置筌蹄垂腳坐焉

又曰胡僧祐字顯果爲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性好葺綴文
詞又多鄙拙多被戲謔自矜尤甚後隨伐侯景迴拜領軍
將軍常以所加鼓部置齋中對之人或獻言此乃羽儀公
望隆重不當如此荅曰我愛之人莫不笑之
陳書劉仲舉字德言爲長安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
嘗詣仲舉時天降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外有簫鼓聲俄而
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託
北史爾朱榮少時父新興會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音謂

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當爲汝耳
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凡鼓吹陸
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筍簾爲樓上有翔鷺棲鳥
或爲鵠形

又曰蔡徵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
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
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

唐書平陽公主葬特給鼓吹太常議婦人無鼓吹高祖曰
往者公主於司竹園舉兵應義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功宜
特加之

又曰中宗時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請從婚
葬之日特進鼓吹宮官亦準此左臺御史唐紹上疏諫曰
竊聞鼓吹之作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

鉦鼓有靈夔孔雀鵬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
備禮適得用之假如郊祀天地唯有官懸而無案架故知
軍樂之用尚不給於神祀豈容接於闈闔哉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縣君山絕峯高嶠遠望似舟船上
有玉臺方廣數丈周迴盡是白石柱上自然石覆如屋形
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喜遲其到詔列鹵簿
作鼓吹至闕而止

江表傳曰孫策賜周瑜鼓吹爲治館舍策令曰周公瑾英
俊異才與孤有摠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
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報也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置三十步鼓吹三十步輒置一部十
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有女鼓吹○贊虞新禮儀

志曰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鼓吹新禮以禮吉事無凶車無樂官除吉鹵簿凶服鼓吹虞按禮葬有容車郎吉駕之明文也徐廣車服注曰中朝公主有鼓吹幽明錄曰晉臨川太守謝摛夜中間鼓吹聲兄藻曰夜者陰開不及存將在身後及死贈長水校尉加鼓吹世說曰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俗說曰相公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得思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語林曰陸士衡為河北督日已被間搆內懷憂慙聞眾軍警角鼓吹日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唳

魏武帝令曰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敵眾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士愛糧也

王渾表曰吳國臨戰牙門將張泰黃辰騎督綦母倪勇健效武破賊制勝此三人之所致也秦辰已亡今倪獨在昔伐蜀有小戰功牙門數人便加鼓吹至於滅吳一國而有未得鼓吹者臣愚昧謂聖詔賜倪鼓吹存錄猛將以盡武人之力也

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於黃軒

四夷樂

毛詩谷風鼓鍾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為雅為南舞四夷之樂大德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北夷之樂曰禁西夷之樂曰離南夷之樂曰任以為籥舞若是和而不僭矣

周禮春官鞀鞀氏曰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歌聲

又曰旄人掌散樂舞夷樂夷樂四夷之樂散樂野人為之善者

又曰春官鞀師曰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儻之

舞東夷之舞也

周禮春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鄭注曰東方曰昧南方曰朱西方曰朱離北方曰

禮記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後漢書曰永寧初年西南夷禪國王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大奇之

又曰陳禪字紀山為諫議大夫西南禪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庭禪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五經通義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之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之養

又舞四夷之樂明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

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方所謂侏離

者何陽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侏離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方所以謂之昧者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昧四夷之樂何以作之於廟陳於戶

王子年拾遺記曰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夷國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婉轉屈曲於指閒人形或長數分神怪歎忽樂府傳此末代猶在焉

風土記曰越俗飲讌即鼓拊以為樂取大素園拊以廣尺五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蹠地擊掌以應拊節而舞○樂部樂志曰龜茲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樂記有篳篥篥琵琶五絃笙笛簫簞築毛圓

鼓都答臘鼓罽鼓羯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種爲一部
工二十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娑伽兒舞曲小天竦勒
監天竺起自張重華據涼州重四譯來貢樂器鳳首篳篥
琵琶五絃笛銅鼓毛圓都曇銅拔貝等九種爲一部工十
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康國起自周閔帝娉比
狄爲后得其所獲西戎狄伎因得其聲樂器有笛正鼓銅
拔等四種爲一部工七人歌曲有三殿農和正舞曲有賀
蘭體鼻始末疏勒安國高麗並起後魏平馮氏通西域因
得其伎繁會其聲竦勒樂器有豎篳篥琵琶五絃笛簫感
篳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
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解曲有鹽曲安國樂器篳篥琵琶
五絃笛簫雙感篳正鼓和銅拔等簫小感篳桃皮感篳
罽鼓齊鼓擔鼓貝等十四種爲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歌

芝栖舞曲有舞芝栖北狄樂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
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摠歸鼓吹罽後魏樂府
始有北歌卽魏史所謂真人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
晨夕歌之周隋代興西涼樂雜奏今有者五十三章其名
因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
王太子企俞也其餘不可解或可汗之詞案今大角卽後
魏代簸邏迴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詞北虜之俗皆呼主
爲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
□詞虜音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似是姚萇時歌詞華
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
皇太子企俞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子曲與北歌較之其
音皆異

唐書樂志曰樂安樂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

城郭周代謂之城舞者八十人刻木為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為髮畫襖皮帽舞蹈姿制作猶羌胡狀

唐會要曰驃國樂貞元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凡一十

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

驃國在雲南西南以天竺國相近故樂多演釋氏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齊斂為赴節之狀一低一仰卡

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驃一作標其西別有彌臣國樂舞亦與驃國同多習此伎以樂后制使表滋都土美至南詔並皆

見此樂唐會要曰南詔樂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等作奉聖

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韋臯以進時御麟德殿以閱

之

又曰高昌樂西魏與高昌通始有此樂至隋開皇六年來

獻聖明樂曲至太宗朝伐其國盡得其樂

事見十部伎門也又曰扶南天竺二國樂隋代全用天竺列於樂部不用扶

南因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

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

又曰龜茲樂自呂光破龜茲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至

後魏有中原復獲之至隋有西國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

中大盛於時曹婆羅門者累代相承傳其業至孫妙達尤

為北齊文宣愛之每彈常自擊胡鼓和之及周武帝娉突

厥女為后西域諸國皆來賡遂荐有龜茲踈勒康國安國

之樂

又曰百濟貞觀中滅二國盡得其樂至天后時高麗樂猶

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習一曲衣服亦漸變其土風矣其

百濟至中宗時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為太常卿復奏

置焉

又曰踈勒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絲布袍錦衿標白絲布

太平御覽

袴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鞞赤皮帶樂用豎箏篪琵琶五絃琵琶橫笛簫感篋荅臘鼓腰鼓雞樓鼓展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袖綠綬渾襠褲赤皮鞞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之胡旋乞寒者本西國外蕃之樂也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無泰上疏曰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僂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禮曰立秋之月行夏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至景雲二年左拾遺朝日宗諫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祭者曰不及自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觴胡俗伏願三思籌其所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

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狄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日乞寒濳胡未聞典故僂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襲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罇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樂府雜錄曰舞有骨鹿舞胡旋俱於一小圓毯子上舞縱橫騰擲兩足終不離於毯上其妙若皆夷舞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七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八

樂部六

宴樂

宴樂

女樂

樂志曰壽陽樂宋南平穆王為豫州刺史所作也楊叛兒齊隆昌時有楊旻母為師巫旻小隨母入宮及長后所幸童謡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為叛兒西烏飛宋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思歸所作詞云白日落西山還去來上震樂梁武帝所作有七曲鳳臺桐柏方寸諸玉龜金丹等築地樂梁孝王築睢陽城方七十里唱聲相杵似鼓聲也又曰梁武篤敬佛法作善哉天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十篇名為正樂陳後主九重樂聲遣宮女於清樂中造黃鶴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

九三律覽 卷四 樂律 十一 三十一
歌詞綺豔極於輕薄又造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隋
煬帝不解音律大製豔曲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納刑樂
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玉女行觴神仙客鬪
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等曲皆掩抑摧藏哀音斷絕
後高昌獻聖明樂曲煬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
書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又隋開皇初定令
置七部樂曲一日國伎二日清商伎三日高麗伎四日天
竺伎五日安國伎六日龜茲伎七日文康伎其後牛弘請
存鞞鐸巾拂等四舞因稱四舞又煬帝更定清樂爲九部
歌曲有楊叛兒永代樂舞曲有明君千闥佛曲有萬代豐
等凡樂以聲徐者爲本聲疾者爲解
唐會要曰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
漢氏已來舊典樂器製度并諸歌章古調與魏三祖作者

皆被史籍自晉氏播遷其音分散不復存於內地苻堅滅
梁得之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江南及隋平
陳後獲之隋文聽之善其節奏曰此革夏正聲也因更損
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乃置清商署摠謂之清樂西涼等
爲九部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天后朝猶有六十三曲今其
詞存者有白雲公莫巴淪明君之君鐸舞白鳩子夜吳聲
四時歌前溪阿子歡聞團扇懊惱白紵玉樹後庭花春江
花春江月夜長史變丁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
栖烏夜飛估客楊叛兒雅歌龍舟等三十二曲明君雅歌
各二首四時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詞上林鳳
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四十四篇在焉見通典當
江南之中舞白紵巴淪等衣服各異至梁武改省之宋以
江左諸曲哇淫然而從容雅緩猶有士君子之風焉自長

安年以後朝廷不重古典工伎漸缺能合于管絃者唯明
君楊叛兒驍壺春歌白雲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舊樂多
或數百言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漸訛失與
吳音轉遠宜取於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邱子
於俞才生郎子亡後清樂唯歌一曲詞曲調聲已失云學
周隋已來多用西涼學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自
俗所知也唯琴家獨傳楚漢聲及清調瑟調蔡邕五弄謂
之九弄雅樂尚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自唐虞迄三
代舞用國子樂用警師漢魏已後皆
以賤隸為之唯雅樂尚選用良家子

又曰高麗百濟樂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大武滅北燕以得
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
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及文康禮俱得之

又曰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
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為諸樂
之首今元會第一
奏者是也

又曰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制奏九部樂一讌樂
二清商

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疎勒九康國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僚奏十部先是伎高昌收其樂
付太常乃增九部為
十部伎今通典所載十部之樂無
扶南樂祇有天竺樂後周平齊助作二太平樂亦謂之五方
伎有八部一安樂後周平齊助作二太平樂亦謂之五方
師子舞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亦謂之五方
樂太宗平遼時作也六上元樂高宗所作七賢壽樂武太
后所作舞平遼時作也六上元樂高宗所作七賢壽樂武太
寶祚彌昌八光聖樂立字有聖超千古道冠百王皇帝萬年
鼓同用龜茲樂並立奏之其大定樂加以金鉦唯慶善雷大
獨用西涼樂最為閑雅其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
冠合其鐘磬以享郊廟自天后臨朝此禮遂廢神龍三年
八月敕立部伎舞人郊廟以後更不得改補入諸色役坐部伎
有六部一立部二張文收所製武太后長壽年所製三立部
破陣承天壽樂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製三立部
武太天后壽樂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製三立部
樂立宗所作也帝在藩邸時居崇慶坊宅中經雨壞忽為
池及即位以宅為宮故為樂以歌其祥六小破陣樂立宗
所作生於立部伎唯龍池用四人被之金甲自長壽已下皆用
龜茲樂人皆著靴唯龍池用四人被之金甲自長壽已下皆用
而行其樂章又奉聖樂詞五首聖壽荷皇恩詞四首聖壽
子詞五首南詔奉聖樂詞五首聖壽荷皇恩詞四首聖壽

樂詞四首大定樂詞六首七元樂詞一十五首文武順聖
樂詞九首貞觀未有裴神符有妙解琵琶惟作聖蠻奴大
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愛之高宗末具伎遂盛
於時洎天后至神龍之際大增加立坐剖伎諸舞尋亦廢
之而已

又曰高宗御舍元殿東翔鸞閣大酺當時京城四縣及太
宗音樂分爲東西朋雍王賢爲東朋周王顯爲西朋務以
角勝爲樂禮畢曲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容取其
謚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爲
名其曲有散花樂等隋平陳得之入九部器有笙笛簫篪
鈐盤鞞鼗鼓等七種三懸爲一部工二十人今亡太平樂
亦謂之五分師子舞師子繫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
國綴毛爲之象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拂爲習弄之
狀五師子各位其方色白四十人歌太平樂舞拊以從之
服飾皆作崑崙象上元樂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一人起

雲衣備五色以象元氣故曰上元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
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
緋大袖並畫鸚鵡冠作鳥象今嶺南有鳥似鸚鵡養之久
則能言名吉了了音料光聖樂玄宗所造也舞八十人鳥冠
五綵畫衣兼似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自安樂以
後皆雷大鼓雜以龜茲樂聲震百里並立奏之其大定樂
加金鉦唯慶善樂獨用西涼樂最爲閑雅舊破陣上元慶
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鍾磬以享郊廟自武太后革命
此禮遂廢自安樂部謂之立部伎也

大東平高昌盡收其樂又造讌樂而去禮畢曲令著令者
唯十部龜茲疏勒安國康國高麗西涼南蠻北狄國俗皆高昌燕樂清樂天竺凡十部隨髮除斷其髮今舞者咸用繩圍首反約髮抄內於繩下
又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樂散樂俱爲時

重諸樂咸為之小寢大定樂高宗所造出自破陣樂舞者
四十八人被五綵文甲持槩歌和云入絃同軌樂以象平遼
東而邊隅大定也

唐會要曰貞元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定難曲御麟
德殿閱試之

又曰汴州節度使韓弘進聖朝萬歲樂譜凡三百首
又曰延載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製越古長年樂一曲

又曰十二年十二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
表曰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度日四海歡娛萬年獻壽竊
以陛下降誕之日有惟新之曲適遇之音臣遣成繼天誕
聖樂一曲人抵宮為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為德知五
運之居中也凡二十四遍法二十四氣而成一歲之功也
不聞沾漑之音以作中和之樂其曲譜同進上先太常人
劉玠流落至潞州度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於
此

又曰顯慶二年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來此聲

頓絕令所司修習舊典至三年十月八日太常丞呂才奏
按張華博物志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曲名以其調
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于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
臣今勅依琴中舊曲定為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
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詞又樂府奏正曲之後皆有送聲君
唱臣和事彰前史觀取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十六首
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付太常編於樂府
樂府雜錄曰雨淋鈴者因唐明皇駕迴至駱谷聞雨淋鑿
鈴因令張野狐撰為曲名

又曰夜半樂者因唐玄宗自潞州入定內難進軍斬長樂
門關時正當夜半平韋庶人後乃命樂人撰此曲
又曰黃驄疊者唐太宗初定中原時所策黃驄馬後因征
遼此馬忽斃上嘆惜久之因命樂人製此曲

又曰得寶子者唐明皇初納太真妃喜甚謂諸嬪御云朕得楊氏如獲至寶也因撰此曲

又曰文淑子者唐長慶初有俗講僧文淑善吟經兼念四聲觀世音菩薩其音諧暢感動時人樂工黃米飯依其念菩薩四聲乃撰成曲也

又曰楊柳枝曲者白傅典杭州時所撰尋進入教坊也

又曰還京樂者唐明皇自蜀返正樂官張野狐撰此曲也

又曰道調子曲者因唐懿皇后樂工史劼約吹簫篋初吹道調懿皇后謂是曲子誤拍劼約乃隨拍便撰此曲也

又曰新傾盃樂唐宣宗善吹簫管自撰此曲內有數拍不均上初捻管命樂工辛骨咄拍不中上瞠目視之骨咄憂懼一夕而殞

又曰望江南者因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為亡姬謝秋娘

所撰後進入教坊遂改名一名夢江南曲也

又曰康老子者本長安富室家平酷好聲樂落托不事生

計常與國樂遊處一旦家產蕩盡因詣西廊遇一媼持舊

錦茵貨鬻次康乃酬半千獲得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

老曰何處得此至寶此是冰蠶所織若暑月陳於榻上可

致一室清涼因酬價千萬鬻之康老獲此厚價復與國樂

追歡不三數年閒費用又盡康老尋歿樂嗟歎之乃撰此

曲也

又曰大郎神者天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仍籍沒家族其

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箏因撰此曲寄其哀情始名大

郎神蓋取其良人行第也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悲切子離

別難終名怨迴鶻

羯鼓錄曰宋開府孫沈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

德宗覽而嘉之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命坐與論音樂甚喜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升誤乖濫悉可言沈曰容臣與樂官商榷論具狀條奏上宣教坊使與樂官參議數日二使奏樂多言沈曾不解聲調不審節拍又贖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召沈對沈曰臣老年多病耳實失聰若迫於聲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要務舒遲衆工多笑之忽忿然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逆而忍兼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令主者潛伺察之旋而琵琶者爲同儕告訐稱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其罪笙者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累召對每令察樂樂工見之悉喘恐脅不敢正視沈懼禍辭病而

退

女樂

左傳襄二日鄭人賂晉侯以女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史記曰孔子爲政齊人懼梨鈕乃選齊國中女樂好音八人皆衣文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魯城南臯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冉三將受乃語魯君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遂行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蓬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盧植字子幹侍講數年未嘗眴融以是嘉之也魏志曰夏侯惇從太祖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妓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

況將軍乎

又曰曹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妓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送鄴臺使先帝婕妤好教習爲妓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䟽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又曰楊阜爲武都太守會馬超來寇曹洪置酒大會女樂着羅縠衣蹋鼓一座皆笑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有別遂奮衣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座肅然憚之

陳書章昭達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

隋書房暉遠傳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其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遂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

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

說

又曰牛弘修皇后房內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卽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並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

唐書曰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闈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詔夏有容威英有節婦人嫖黷無廁其閒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山余兵強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孰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疾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咬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殿下監撫

餘閑宴私多適後庭妓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彰示
群僚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墨子曰秦繆公之時戎強大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
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
者因扞弓而射之引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尊下卒生
縛之未禽則不知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
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逆也而因怒於牛羊之
性也此狂者也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
韓子曰晉韓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
樂二八以熒其心亂其政
郭子曰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與人同樂不
與人同憂注曰謝安石也
石虎鄴中記曰虎大會禮樂既陳虎繳兩閣上翹幌宮人

數千陪列著坐悉服飾金銀熠熠又於閣上作女妓數百
衣皆絡珠璣鼓舞連倒琴瑟細伎畢備
漢晉陽秋曰晉文王與劉禪宴爲之作蜀伎樂傍人皆代
禪感而禪語笑自若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是乎雖使
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亮曰不如是何山併之
哉夏仲御別傳曰仲御從父家女巫章丹陳珠二女妍姿冶
媚清歌妙舞狀若飛仙
又曰仲御當正會宗弟承問御曰黃張之裏西施之孫鄭
袖之肌膚如凝脂顏如桃李徘徊容與載進載止彈琴而
奏清角翔風至而玄雲起若乃攜手交舞流盼頡頏足踰
鞞鼓口銜笙黃丹裙赫以四序素耀煥以揚光赴急絃而
折倒應緩節以相伴遠望而雲近視而雪舒紅顏而微笑

啓朱唇而揚聲

世說曰魏武有一伎聲最清高而酷惡性情欲殺則愛其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百人中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向惡性者。俗說曰宋禕是石崇伎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聞帝疾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卽與之。監鐵論曰貴人之家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交作於堂下婦人被羅紈婢妾曳絺紵賢良曰古者彈箏鼓缶而已無妙要之音今富者鳴箏調琴鄭舞趙謳續搜神記曰表真在豫州遣女伎紀陵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相宣武旣至經時三人共出庭前觀忽有一流星直墮盆池罔然明淨薛郭二人更以瓢酌取皆不得阿馬最

後取正入瓢中便飲之卽覺有娠遂生相玄

世說曰王導作女伎蔡謨在坐不悅而去導知亦不止之笑林曰某甲者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每至集會有聲樂之事己輒豫焉而恥不解妓人奏讚之己亦學人仰讚和同時人士令己作主人并使喚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問曲吹一一䟽着手巾箱下先有藥方客旣集因問命曲先取所䟽者誤得藥方便言是䟽方有附子三分當歸四分己云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舍滿座絕倒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

卷第五百六十八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九
樂部七
優倡
淫樂

春秋元命苞曰翼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明之所豐茂
為樂庫為天倡先王以賓于四門而列天庭之衛主俳倡
近太微而為尊
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宮中
之樂優倡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曰疋夫而榮侮諸侯有
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
史記曰優旃者秦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陞楯者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
乎陞楯者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殿上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九

樂部七

優倡

優倡

淫樂

春秋元命苞曰翼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明之所豐茂
為樂庫為天倡先王以賓于四門而列天庭之衛主俳倡
近太微而為尊
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宮中
之樂優倡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曰疋夫而榮侮諸侯有
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
史記曰優旃者秦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陞楯者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
乎陞楯者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殿上

太平御覽
卷第五百六十九
樂部七
優倡
淫樂

上壽呼萬歲旃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故雨中立我雖短也故休居於是乎使得半相代史記曰秦昭王臨朝嘆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國之圖秦也漢書曰枚臯善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多怪誕虛無不經有類倡者也

又曰孝惠帝葬安陵徙關東倡優樂人五千戶以爲陵邑

潘安仁關中記曰善爲唱戲故詩稱安陵唱也

又曰張禹成就弟子爲人恭儉尤著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宜爲人儉恭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嘗置酒設樂與弟子娛禹將崇人後堂飲食婦

人相對作優管絃鏗鎗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禹見之於便坐論講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常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踏天道以履地紀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緝紫鹿又有天台山伎齊武帝遣主書董仲民按孫興公賦造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省焉

後魏書太武既平河西得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魏代至隋咸重之其曲項琵琶豎箏篪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聲調悉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代國諱樂改焉樂解曲有萬代豐曲有于寘佛曲工人平上幘緋褶白舞一

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
白大口袴五彩接袖烏皮鞞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
太樂摠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抵麒麟鳳凰仙人長
蛇白象武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組百尺長橋
幢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
撰合大曲更爲鍾鼓之節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熳
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剥驢等奇怪異端百
有餘物名爲百戲

隋書曰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
突厥染干來朝帝欲誇之摠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
華林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
事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
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換易千變萬化曠

古莫儔染干人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
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入里列爲戲
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
衣錦繡繒綵其歌者多爲婦人服鳴環珮飾以花髻者殆
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西京繪錦爲之中虛六
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人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
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伎藝無不摠萃崇侈器翫
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綉絺繡其營費鉅萬關西以
安德王雄摠之東都以齊王暕摠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
十里外彈絃振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
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爲常焉大抵散樂雜戲多
幻術皆出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漢安帝時天竺獻伎
能自斷手足剗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

趙書曰石勒參軍周延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以入議宥之後每大會使俳優著介幘黃綃單衣優問汝為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為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政坐取是故人汝輩中以為笑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人積之後宮收俳優侏儒而為奇偉伎者取之於房造爛熳之樂漢官典職曰正旦天子幸德陽殿作九賓樂舍利從東來戲於庭畢入殿門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鄧日畢化成黃龍高丈入出水邀戲於庭炫耀日光以二丈絲繫兩柱頭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又踏局屈身藏形斗中鍾聲並唱樂畢作魚龍蔓延黃門鼓吹三通
賈誼連語曰衛侯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

多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而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域堞矣衛君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逸之士民曰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君守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
梁元帝纂要曰古艷曲有北里靡靡激楚結風陽阿之曲又有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假作獸戲高祖鳳皇安息五案並石季龍所記都盧尋橦今之緣竿凡劍凡一名鈴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見李九長跟挂腹旋並緣竿所作見吞刀見西賦吐火見西賦激水轉石漱霧扛鼎並見李九長樂觀象人見漢書韋昭怪獸舍利之戲並見西京賦
列子曰宋有孫子者以妓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腫並趣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

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能鸚戲者復以于元君元君大怒
曰昔以異伎干寡人伎無用遇寡人歡心彼必聞此而進
乃拘而戮之鸚戲若□絕倒投也
石虎鄴中記曰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緝龍魚鳳凰安息五
案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綠檀至七鳥飛左回右轉又以
檀着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檀其車上長二丈檀頭
安檀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又衣伎兒作
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
名爲獼騎

樂府雜錄曰弄參軍始因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賊犯和帝
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卽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
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
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蓋

由此

大周正樂曰漢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安帝時
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腹胃自是歷世有之唐高宗惡
其驚俗勅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
唐書樂志曰睿宗時婆羅門樂人倒行而足舞極銛刀鋒
植於地低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植於背下吹篳篥立其腹
上終曲而無傷又伏伸其手足躡之旋身遶手百轉無已
漢世有橦末伎又有盤舞晉世加以杯盤舞詩云妍妯
陵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盤舞伎梁又有長矚伎
跳鈴伎擲倒跳劍伎吞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
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高緝伎蓋今之
戲繩者是也梁有獼猴幢戲今有綠竿伎又獼猴綠竿未
審何者爲是今又有弄碗珠伎弄丹珠伎歌舞戲有大面

撥頭蹋搖娘窟儷子等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
又曰散樂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漢天子臨軒設樂
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
霧翳日化成黃龍修丈八出水遊戲輝耀日光繩繫兩柱
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摠名
百戲江東猶有高綬紫鹿跛行鱉食齊王卷衣笮鼠夏育
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扑足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
之伎

明皇雜錄曰上御勤政樓大張聲樂羅列百伎時教坊有
王大娘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仍令小兒
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為祕書省正字年方
小形狀獐劣而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上簾下貴妃置於膝
為施粉黛與之巾櫛上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

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
輕更着人因命牙笏及黃紋袍以賜晏時有公孫大娘者
善劍舞能為鄰里曲及裴將軍士謂之春秋設大張伎樂
雖小大優劣不同而劇其華侈遐方僻郡歡縱亦然
樂府雜錄曰大面出於北齊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
常着假面以對敵常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
為此聲以効其指擣擊刺之容俗為之蘭陵王入陣曲

淫樂

左傳曰煩手淫聲悖理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許慎五
經異義
曰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
篇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又云鄭重之音使人淫過也
又曰惠王三年邊伯石遯為國出王立王頹王處于鄭三
年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子國為國客上客樂及偏舞偏舞
六代
之樂一日諸鄭厲公見虢叔虢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
大夫偏舞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六

王

日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不舉樂也而況敢樂禍乎今
吾聞子頽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
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
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二門王城門殺子頽及五大夫王乃
入
禮記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又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
又曰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
又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
傲僻驕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
論語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包曰鄭聲淫聲之
哀者
漢書曰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群臣始冠麟韋之弁

或聞其樂聲曰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
宋書曰廢帝元徽五年太樂雅鄭共千有餘人後堂雜伎
不在其數

裴子野宋略曰先王作樂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
節群生之流放故天子達於士庶未曾去其樂而無非僻
之心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亂俗先之以怨怒國亡從之
以哀思獲雜子女湯悅淫志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漫爲
環瑋會同享觀則以吳趨楚舞爲妖妍織羅霧縠侈其衣
踈金鏤玉砥其器在上班揚寵臣群下亦從風而靡王侯
將相歌妓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羣競相誇大牙有爭奪
如恐不及莫爲禁令傷物敗俗莫不在此
隋書曰裴蘊煬帝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妓遣牛
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孔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臣至是

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伎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

國語曰平公既作新聲新聲師音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

君之萌兆衰矣樂以開山川之風輝德於廣遠也風以廣

風德者德各有風類也作樂風山川以遠之所樂以通

類以表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

而有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邇近

說苑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

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

奏中聲為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

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亂亡之風

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

淮南子曰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此齊人之所以

淫泆流洩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人積之後

宮造爛熳之樂

呂氏春秋曰音樂之所由來遠矣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

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溺

必笑雖罪人非不歌也當死強歌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夫

樂有適心亦有過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

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

又曰楚之衰也作為巫音高誘注曰男曰覘女曰巫

桓譚新論曰夫不剪之室不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

磨礪之桷玄酒不如蒼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鄭之樂

樂說曰宮聲放散則政荒崔氏云由君上驕逸則萬物荒散商聲歇散邪官不理政壞刑罰不法而威令不行角聲憂愁為政虐民民怨故也民不安業猶君失政徵聲哀苦事煩民勞君淫佚崔氏云由君邪民苦於役羽聲傾危則國不安崔氏云賦徭重其民困財物匱

梁元帝纂要云古豔曲有北里靡靡激楚流風陽阿之曲皆非正聲之樂也
流風亦曰結風也

唐會要曰調露元年太子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寶慶之曲成命工者奏于太清觀始平縣令李嗣真謂道士劉襲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數月太子廢

又曰咸通中伶官李可久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

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少年効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久為歎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又常於安樂寺作菩薩蠻舞上益

憐之
可久常為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乃金翠也時宰相曹確中尉西門季玄屢論之懿宗不納至僖宗即位宰相崔彥昭奏遂死於嶺表

開元傳信記曰唐開元末年涼州進新曲上命諸王於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玄宗徵其故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括在於宮商也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夫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躡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莫不兆於斯曲也洎祿山南犯玄宗西幸方明寧王審

九歌俾勿壞六府三專壞在此

又曰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川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又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敗於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厥弟五人御其母子洽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為人上者柰何不敬其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弗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毛詩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葛屨園有桃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又谷風四月日君子作歌惟以告哀

禮記曰子貢問師乙曰賜也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其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

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能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能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檀弓曰原壤之母死登木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又樂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又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又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又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音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周禮春官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小師掌教絃歌教謂教瞽瞽出音絃謂琴瑟歌依詠詩也

左傳哀二十一年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

又曰昭十三年南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

又曰哀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景公死

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又曰襄四年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入于室公拊楹而歌姜氏以命

論語曰夫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又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又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曰其重句施於禮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以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二百五

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又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夜到明忽有流星至於祠壇上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又得神馬渥洼水中為太一歌曰太一貺兮天馬下沾沾赤汗兮沫流赭今安

正兮龍為友後伐太宛得千里馬蒲桃為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又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日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所狡童者紂也民為流涕

又曰淳于髡見梁惠王王屏左右見之終無言王讓之髡曰王志在音吾是以默也王曰會有獻歌者未及言之也又曰趙武靈王夢見魼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兮曾無我羸且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內具女姓羸孟姚也甚有寵立為后又曰文王克殷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首陽山作歌

日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矣以亂易暴兮不知其非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
又曰項羽軍壁垓下兵食少盡軍四面皆楚歌應邵曰楚歌者鷄鳴也
項王乃歌曰漢已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項王乃
悲歌忼慨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武帝幸之時人語曰一雌復一雄雙
飛入紫宮
又曰孝惠帝所教歌兒百二十人有缺輒補
又曰田橫齊王建之親族也秦滅六國田氏悉爲庶人高
祖遣韓信破齊後定天下田橫乃與五百人深居海島高
祖卽位遣使者徵之橫與將士橫至尸鄉亭頓止橫乃奮
躍自刎而死從者不敢哭遂歌以寄之今之挽歌起於此

矣
又曰張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是時慎夫人從上指
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是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
倚瑟而歌
又班固頌論功歌詩靈芝歌曰因露寐兮產靈芝象三德
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綠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
揚光輝
又曰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又曰上幸行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歌曰秋風
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
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
兮發擢歌忻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又曰孝武南巡狩至于盛唐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舳艫千里薄縱陽而出作盛唐縱陽之歌

又曰高帝崩皇太后迺令戚夫人髡鉗衣赭春春且歌曰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
使誰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遂鳩殺趙王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名曰人彘

又曰漢以江都王女昭君妻烏孫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
我兮天一方遠託絕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種爲牂以
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悲思兮內感傷願爲黃鵠兮歸故
鄉

又曰燕王旦謀反事敗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
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術何廣兮
固知中國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歌曰髮紛紛兮不暇梳
骨藉藉兮枕丘墟母求子兮妻求夫徘徊兩渠閒兮君子

獨安居

又廣陵王胥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有實使者反及置酒
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王自歌曰空久生兮無終長不
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
兮幽深人生要死兮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
悰爲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闕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又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注云聲終更授其次曰度曲度曲
未終雲起雪飛是也

謝承後漢書曰祭遵爲將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
歌投壺

東觀漢記曰朱酺明帝時爲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聖
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歌詩三章酺獻之

後魏書曰鄭道昭字僖伯兼中書侍郎從征河北高祖饗
侍臣於懸匏於大竹堂道昭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高祖
乃歌曰月光天兮無不耀江左一隅兮獨未照彭城王
總續歌曰願從聖王兮登衡會萬國馳誠兮混日外鄭懿
歌曰雲雷大振兮天地闢率土來賓兮一正曆刑蠻歌曰
舜舞干戈兮天下歸文德遠被兮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
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兮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
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兮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
暉江沼寧知大化兮光四表

吳書曰留贊初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
右應之乃進戰

晉書曰三月上巳日會稽夏統字仲御入洛陽藥太尉賈
充問曰卿能土地曲乎統曰百姓懷君恩作慕歌爲孝市

女曹娥作河女之章爲伍子胥作小海唱今欲歌之充曰
善乃以足扣舷船引聲嚶喉清激慷慨太風應至含水激
天雲雨響集充曰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
女之音不覺涕泣交下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聆小海之
唱謂子胥屈平立吾之左右

又曰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詞頗踈質山松乃
文其辭句婉其節制因酣歌之間者流涕

又曰應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
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
其後天下大亂詹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旣普殆爲灰
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彫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
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又曰山簡傲誕好酒嘗止襄陽習公池日晚醉歸自歌曰

山公時一醉遙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酪酏無所知時復能騎馬倒着白接籬舉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

晉陽秋曰高祖伐公孫淵過本縣賜牛酒穀帛郡守典農會暮次父老故舊讌飲高祖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今遭際會奉辭還方將掃逋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摠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鄧粲晉紀曰太子洗馬郭訥字敬言嘗入洛觀伎人歌言佳石崇問其曲訥不知崇笑卿不識曲那得言佳訥荅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其姓名然後知美崇無以難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初苻堅二十五年滅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姝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時年十二亦有龍陽之美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中歌之曰一雌與一雄雙飛入紫宮威懼爲亂王猛切諫乃出冲冲

卒爲堅賊

又前燕錄曰慕容廆父涉歸分戶以封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及廆嗣位而二部馬鬪廆怒遣使讓渾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有鬪傷渾曰馬飲食水草鬪其常性何故怒及於人兄弟至親而鬪起於馬當去汝萬里於是遂西移八十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迴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衝突山谷如是者十餘日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晉永嘉之亂南遷隴右廆以孔懷之思作吐谷渾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及雋垂僭號以爲輦後大曲

孟嘉別傳桓溫問嘉曰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荅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晉書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歌允爲章

郡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舂允爲章郡亦是太元乎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

齊書曰蕭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也

梁書曰羊侃有妓孫荆玉能反覆帖地銜得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唐書曰劉禹錫貶朗州司馬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開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又曰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元忠之祖受於侯將軍貴昌并州人也亦代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代相傳習如此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辭蓋

年歲久遠失其真矣絲桐唯琴曲有胡笳聲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一
樂部九
歌二
家語曰孔子厄於匡謂子路曰汝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
子和之曲終匡人解甲
又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
十人衣以文錦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季相子受女樂君
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至又不致膳祭肉也俎於大夫孔
子遂行作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請可以死
敗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呂氏春秋曰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
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
謂役人曰我為汝歌汝為我和其和適宜走役人不倦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一

樂部九

歌二

家語曰孔子厄於匡謂子路曰汝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
子和之曲終匡人解甲
又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
十人衣以文錦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季相子受女樂君
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至又不致膳祭肉也俎於大夫孔
子遂行作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請可以死
敗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呂氏春秋曰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
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
謂役人曰我為汝歌汝為我和其和適宜走役人不倦而

太平御覽

卷第五百七十一

樂部九

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
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

又曰周申喜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
自見而問焉何故而乞與之語乃是其母也故父母之於
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得同血氣與而異息若莽
草之有華實樹木之有根心離處而通憂思相感也

又曰禹年三十未娶有行塗山恐時日暮吾妻必有應也
乃有白狐九尾而造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其證也塗
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靡靡成家成室我都彼昌禹因
娶塗山女

吳越春秋曰採葛越之婦人傷越王用心乃作若何之歌
辭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今我採葛以作絲

又曰越王入吳與諸大夫別於浙江遂登船徑去終不反

願越夫人乃援舡而哭復見鳶啄江涯之蝦飛去者復來
哭訖卽承之以歌其辭曰兩飛鳥兮載作載何居食兮江
湖水中蟲兮日蝦去復反兮嗚呼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
兮君都中年過兮何辜離我國兮入吳妻爲婢兮夫爲奴
歲昭昭兮難極冤痛悲兮心惻嗚呼哀兮不食
越絕書曰伍子胥走至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
其非恒人也欲往渡之恐衆人知之卽歌而往過之日炤
炤侵已施於子期甫蘆之荷子胥從復歌曰心中悲日已
施子可渡河不出爲船到卽載入船而伏
戰國策曰齊人馮煖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笑而
受之有頃倚柱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左右
以告孟嘗君日食之比門下客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
來兮出無車又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

魏氏春秋曰阮藉少時遊蘇門山有隱者藉對之長嘯蘇門生莞爾而笑藉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藉乃假蘇門生之論以寄所懷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富貴俯仰閒貧賤何必終又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實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帝王世記曰舜恭己無為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尚書大傳曰維五紀奏鍾石人論聲始欲改及乃鳥獸咸變於前百獸率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譏猶灼也美堯之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為賓客而雍為主人招雍皆樂章名也賓入奏雍也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始謂尸入時也皆樂章名也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

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為虞賓尚考猶言古考謂往時也太室明堂之禮堯為舜賓之也至今衍於四海衍猶溢也言堯之禪天下至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帝乃唱之曰卿雲爛兮和氣之禮縵縵兮教化日月光華且復旦兮言明明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還于賢聖莫不咸聽養乎鼓之軒乎無之精華已竭蹇裳去之於時八風循涌卿雲縈縈蟠龍債信於其藏蛟魚躍踊於其淵龜魚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也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眾莫之以為之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麋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識

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
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又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官故夫子作丘
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剝施其阪仁道在迓求之若遠迷而
不復自嬰屯蹇
又曰楚王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
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孰
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身者也太公兼天下者也
然今世無文王之君雖有太公孰識之哉乃歌曰大道隱
兮禮有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說苑曰曾子耘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
仆地有頃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
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令曾皙聽其歌聲令和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
甚憊歌於室不輟
又曰子桑戶孟子反禽張三人相與友有閒而子桑戶死
相和而歌子貢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子相視而笑是
惡知乎禮意也
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哭亦
足矣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乎巨室而我哭之
是不通乎命故止之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履而歌商頌
聲滿天地若山金石
夏侯玄辨樂論曰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出漁天下歸
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
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古今樂錄曰周文王時鳳凰銜書而至文王乃作歌
 又曰堯郊天地祭神在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為害命
 子救之堯乃作歌昔堯舜禹湯皆作歌
 又曰黃帝堯之世民樂無事擊壤之歡慶雲之瑞因以作
 歌
 又曰白日落西山歌者沉攸之發荊州未敗之前思歸京
 師所作歌也
 又曰莫愁樂者亦因石城樂而有此歌石城西有女子名
 莫愁善歌謠且石城樂和中有忘愁聲因有此歌
 又曰秦始皇祠水神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
 天寶乃與群臣作歌
 又曰昔炎帝時有娥之女覆以玉筐少選視之鸚遺二卵
 五色北飛逐之不及二女作歌始作北音夏孔甲田於東

陽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曰后來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
 殃孔甲取其子歸曰為余子誰敢殃之及成人幕動折斧
 被斬足孔甲為作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征荆辛餘靡
 長且多力為王右涉漢梁敗王及祭公殞于漢中辛餘靡
 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周公侯之于西翟實為長公躬整
 甲從宅西河追思故處始作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
 此蓋四方之歌也
 又曰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為布衣徒步不與遠
 方交通衣食財得自足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無杯杓每以
 手捧水而飲之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受以操
 飲畢輒掛於樹枝風吹樹瓢搖動歷歷有聲許由尚以為
 繁擾取而棄之以清節約聞於堯堯大其志乃遣使以符
 璽禪為天子於是許由喟然歎曰疋夫結志固如盤石采

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求祿位也放髮一優游所以安己
不懼非以貪天下也使者有愧還以狀報堯堯知許由不
可動亦已矣夫於是許由以使者言爲不善乃臨河洗耳
樊堅見由方且洗耳問之耳有垢乎由曰無垢聞惡語耳
堅曰何等語者由曰堯聘吾爲天子堅曰尊位何爲惡之
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當作九州伍長乎於是樊堅
方且飲牛聞其言而去恥飲子之下流於是許由名布四
海堯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
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靡不記睹游放其間何所却
慮嘆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余欽明傳
禪易祖我樂如何蓋不盼頤河水流兮綠高山甘瓜施兮
葉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颯傲堯君其後許由死
遂葬于箕山

又曰周太伯者周太王古公之長子也古公有了三人長
者太伯次者虞仲少者季歷季歷之子名昌昌即文王也
古公寢疾將死國當有傳心欲以傳季歷乃呼三子謂曰
我不起此病繼體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見太王傳季歷於
是太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以變形託爲王採藥後聞
古公卒乃還犇喪哭於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於
是季歷謂太伯長子也伯當立何不就太伯曰吾生不供
養死不飯含哭不臨棺不孝之子焉得繼父乎斷髮文身
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除焉何可爲君矣季歷垂
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遂委而去到江海之涯吟詠優游仰
覽俯觀求膏腴之處遂適于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荆越
之人移風易俗成集韶夏取象中國乃太伯之化也是後
季歷作哀慕之歌章曰先王既徂長實異都哀喪腹心未

寫中懷追念伯仲季我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宮館徘徊臺閣既除何爲遠去使此空虚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荆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

又曰拘羑里者謂紂拘文王於羑里也文王未能政候時修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子其二子皆賢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疾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仲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君宜慮之紂曰冠雖弊宜加於上屨雖新宜處於下文王雖聖安可尅我崇侯譖文王至十紂用其言乃徙文王於羑里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太顛宏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爲贖反且者紂之好色也拊桴其腹者言欲得奇寶也蹀躞其足者使疾迅也於是乃周流海內

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太寶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其中庭紂見之仰天而嘆曰嘻哉此誰寶散宜生趨而進曰是西伯之寶以贖刑罪紂曰於寡人何其厚也立出西伯紂謂宜生譖岐侯者長鼻決耳也宜生還以狀告文王乃知崇侯虎譖之文王在羑里時演八卦以爲六十四作鬱危之辭據于石困於蒺藜乃申憤以作歌章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丹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諛言兮閹閹之虎使我騫兮幽閉牢獄誰其言兮無辜桎梏誰所宜兮遣我四人皆憂勤兮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倉遑迄命遺後昆兮作此象變兆在昌兮欽承祖命天不喪兮遂臨下土在聖明兮討暴除亂誅逆王兮

又曰莊周者齊人也明篤學術多所博達進見方來却觀未發是時齊湣王好爲兵事皆用于戈莊周儒士不合於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一
時自以不用行欲避亂自隱於山岳後有達莊周於潘王
遣使賫金百鎰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寶相尊官
何辭之爲周曰君不見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絲食之以
禾粟非不樂也及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後當此之時
雖欲還就孤犢寧可得乎周所以飢不求食渴不求飲者
但欲全身遠害耳於是重謝使者不得已而去後引聲歌
曰天地之道近在胃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飢
不索食避世俟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
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回固可以久長
楊泉物理論曰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
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
支柱

世說曰晉武帝問孫皓聞吳人好作爾汝歌頗能不皓正

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爲汝作臣上汝
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

琴操曰王昭君齊國王襄女漢元帝時獻入後宮帝以妻
單于昭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
黃有鳥爰止集于包桑旣得升雲遊倚帷房志念幽沈不
得顛頑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羌高山峩
峩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一

八

琴

其詞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澗其俗敬鬼神於夜必作樂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二

樂部十

歌三

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焉開始歌九招招於大穆之野上天美人於天帝帝俊八子是始

為歌帝俊即帝舜也

太元真經茅盈內紀曰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曾祖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是時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下九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楚詞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澗其俗敬鬼神於夜必作樂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見

俗人祭祀禮其辭鄙陋爲作九歌之曲

風俗通曰張仲春武帝時人也善雅歌與李延年並侍每奏新歌莫不稱善然不知休息終至於敗亡以論人之進退當有節奏

又曰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因尋問之乃其妻

世說曰王曇孫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王郎能歌謝公甚欲聞之而王旣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人具向王說謝公意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作兩九鬢著袴褶騎馬住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土山上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也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璣劍履躡鳥立乎流水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方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鍾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日今夕兮塞洲中流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樹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乃舉綉被而覆之三輔決錄曰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劉向別錄曰漢興已來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受學者莫能及也

石崇楚妃歌辭序曰楚妃歎莫知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者唯楚姬焉故爲歌辭

襄陽者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歟始而曰下俚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穆天子傳曰宴西王母于瑤地之上西王母爲天子歌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荅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又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于曲洛洛水之曲也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馬歎沙音普黃之澤其馬歎玉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雲曲曰大象雖云寥我把天地戶披雲汎靈輿倏忽適下土泰真靈中唱始知風塵苦頤神三田中約精六闕卜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鳴絃駭洞清音零朗乃奏步玄曲其辭曰昔陟玄真道滕步登天霞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忽遇紫微圃真人列如麻流景清飈起雲蓋映朱葩蘭房闕林闕碧室啓瓊沙丹臺結空構擘擘生露華誰言終有終扶桑不爲查王母命侍女田四非荅歌其辭曰晨登太霞宮挹此玉水蘭夕入玄圃關採藥掇琅玕濯足瓠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抱景雲味之當一餐朝發漫汗府暮宿鈎陳垣莫與世人說行尸言此難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召欲殺之津吏女娟持楫而前曰昔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

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酒飲沉醉至於此矣
妾願鄙驅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娟願備員用
楫遂與渡中流奏河激之歌歌曰昇彼阿兮西觀清水揚
波兮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蛟龍助兮
主將歸呼來棹兮行勿疑簡子大悅立為夫人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辟之不應連見逼乃逃入山中
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
不與言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撫絃而歌曰奔奔
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
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
殊妙太祖大悅

淮南子曰歌採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陵陽非歌
拙也聽各異也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為商旅將任車

也毛詩曰我任我輦也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

開門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歌

曰南山粲白石爛短褐單衣長止胥生不逢堯與舜禪終

日飼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

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又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

燕丹子曰荆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

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荆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哉

韓子曰宋王築武宮謳倡行者心歡築者不倦王召賜之

對曰臣師射矚之謳賢於臣召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甚倦王惟問對曰王試度其功美四板射矚八板甚堅美五寸射矚二寸

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拾遺穗於故畦並歌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願謂弟子曰彼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

逸士傳曰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列女傳曰魯陶嬰妻者夫死守志不二作歌詩曰悲夫黃鵠之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雉天命早寡獨宿何傷寡婦念此泣下數行嗚呼悲哉死者不可忘飛鳴尙然況於貞良雖有賢雄終不可重行

韋昭洞曆記曰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歌

西京雜記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爲之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又曰賈佩蘭說在宮中時常以絃管歌舞相娛競爲妖服以趨良時十月十五共入靈女廟吹笛擊筑歌上雲之曲而相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來也

洞冥記曰漢武帝使董謁乘浪霞之輦以昇壇候王母王母至與宴歌奏春歸之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繞梁三匝乃止旁草樹枝葉皆動歌之感也

張華博物志曰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乃謝求返歸辛氏三秦記曰隴右西關其阪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

六三 俗賢 卷五 十一
七日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上有清水四注
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暗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黃開武陵記曰有綠羅山側岩垂水懸蘿白里許得明月
池碧潭鏡澈百尺見底素岸若雪松如插翠流風叩阿有
絲桐之韻土人爲之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構兮峩峩
朝日麗兮陽岩落景梁兮陰阿鄣壑兮生音吟籟兮相和
敷芳兮綠林恬淡兮澗波樂茲潭兮安流緩爾權兮詠歌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清山谷傳其響冷冷不絕行者
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鄭緝之東陽記曰歌山在吳寧縣故老相傳云昔有乘船
從下過見一女子汲乃登此山負水行歌甚妍而莫知所
由故名歌山

劉欣期交州記曰俗好鼓琴牧豎於野澤乘牛唱遼遼之

歌歌曲說牛力強僮隸於月下撫掌發烈謠以今美歌

魏太山秦州記曰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吐溜於中嶺泉亭

因名萬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溝澮皆注有人昇此而歌

紀義宣城記曰臨城縣南三十里有蓋山登百許步有舒

姑泉俗傳云有舒氏女未適人與其父析薪於此女坐泉

處牽挽不動遽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母云女好音樂

乃作絃歌泉湧迴流雙鯉赴節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馮乘縣有歌父山傳云有老人不

娶室而善歌聞者莫不灑泣年八十餘而聲逾妙及病將

困命鄉里六七人輿上山穴中隣人辭歸老人歌而送之

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餘音傳林數日不絕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二
 樂部十一
 歌四
 司馬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索我皇時
 未通遇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女在此房室邇
 人遐毒我腸何緣交接為鴛鴦
 崔琦四皓頌曰昔南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東園公是也秦之博士遭世闇昧道滅德消坑黜儒術
 詩書是焚於是四公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擘
 擘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
 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
 樂志曰曹植嘗為琴調歌曰于嗟此轉蓬夙夜無休閑東
 西經七陌南北越七阡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磨滅豈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三

樂部十一

歌四

司馬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索我皇時
 未通遇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女在此房室邇
 人遐毒我腸何緣交接為鴛鴦
 崔琦四皓頌曰昔南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東園公是也秦之博士遭世闇昧道滅德消坑黜儒術
 詩書是焚於是四公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擘
 擘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
 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
 樂志曰曹植嘗為琴調歌曰于嗟此轉蓬夙夜無休閑東
 西經七陌南北越七阡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磨滅豈

不痛願與株葉連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素姿
豔光靚臣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君子無乃遠乎遂設
旨酒進鳴琴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無絃而爲幽蘭之
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靡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彼君子
兮來何遲日將暮兮華髮衰

魏文答繁欽書曰守宮王孫世有女曰璫姑年九歲夢與
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體若飛仙于今十五是日戊午
祖于北園博延衆賓迭奏名倡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
於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眺衆倡騰逝群賓失席然後修容
飾粧改曲變度激清角揚白雪接孤聲赴危節於是商風
振條飛霧成霜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網羅韶護囊括
鄭衛者也

繁欽賤與魏文帝曰都尉薛訪車于年始十四能喉嚨引
聲與葭同音自上呈見果如所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
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
越細不幽散聲悲奮筇曲美常均

國史補曰李袞善歌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人朝密載
而至乃邀致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之名倡以爲盛會
給言表弟請登末座令袞被衣而出滿座皆笑少頃命酒
昭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嚨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是
李八郎也乃羅拜之

樂府雜錄曰踏搖娘者生於隋末隋末河內有人醜貌而
好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妻色美善歌乃自歌爲
怨苦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夫妻之容妻
悲訴每搖其身故號踏搖娘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

旨也

又曰開元中有才人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
開元末進入宮因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惠善
歌能變新聲韓娥李延年歿後千載曠其人至永新始繼
其能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嚨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
獨召李暮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賜大酺
於勤政樓觀者數十萬眾誼譁聚語莫得聞魚龍百戲之
音上怒欲罷宴中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
止喧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慢聲至是廣場寂寂
若無一人義者聞之血湧愁者聞之腸絕洎漁陽之亂六
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因月夜憑欄
於小河上忽聞舟中唱水調者曰此永新故歌也乃登舟
省之因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

之京師終於狹斜間

又曰古之能者卽有韓娥李延年莫愁莫愁者女子也樂府詩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閒發至喉乃憶其詞卽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卽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

又曰大曆初有才人張紅者本與父唱歌丐於衢路因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也青於看街窻中聞其歌喉寥亮仍有美色卽納爲姬其父亦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一曲卽古曲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間先卽可於青青潛令紅於屏風後聽之紅乃以小豆數合以記其節拍樂工歌罷青因入問紅何如紅曰已唱得矣青出給云某有女弟子久曾唱非新曲也卽令隔屏唱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

請相見歎伏不已兼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
達上聽翌日召入宣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爲記曲娘子
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於上前嗚咽
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
韋青妾不忍忘其恩因一慟而絕上嘉歎久之卽贈昭儀
又曰韋青本土人也嘗自爲詩云三代掌綸誥一身能唱
歌青官至金吾將軍

明皇雜錄曰唐玄宗自巴蜀迴因夜闌登勤政樓憑欄南
望烟月滿月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
未還蓋盧思道之詞也歌歇上問有舊人乎逮明爲我訪
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至則果梨園弟子也
其夜上復與乘月登樓左右唯力士及貴妃侍者紅桃在
焉遂命歌涼州詞貴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

相覩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傳於人間者益加怨
切焉

又曰樂工李龜年恃恩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

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下今裴晉公

門南別墅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爲人歌

號綠野堂數闕座客聞之莫不掩泣而罷

劉敬叔異苑曰臨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共

飲其歌笑甚有倫次每歌云花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

復生

祖台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

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令取琴出婉撫琴歌曰

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

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樂太和歌畢

婉便還去

搜神記曰淮南王安設廚宰以俟賓客正月上旬有八老公詣門求見王曰群娥子復來也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王驚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之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毛羽兮升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過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幽明錄曰勾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宿止室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琴篋篋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荅彈絃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縮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又曰吳縣費升爲九里亭吏向暮見一女從郭中來素衣

哭入埭向一新塚哭日暮不得入門便寄亭宿升作酒食至夜升彈琵琶令歌女云有喪儀勿笑人也歌音甚媚云精氣感冥昧所降若有緣嗟我遭良契寄忻宵夢間中曲云成公從義起蘭香降張碩荀云冥分結纏縣在今夕下曲云佇我風雲會正俟今夕遊神交雖未久中心已綢繆寢處向明升去顧謂曰且至御亭女便驚怖獵人至群狗入屋於牀咬死成大狸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韓重乃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亡葬闔門之外重三年歸聞其死哀慟至玉墓所玉忽見重與言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

心近何嘗暫忘
又曰太康末京洛始為折楊柳之歌有共車辛苦之辭後
楊駿被誅太后幽死折楊之應也
續搜神記曰廬江杜謙為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
丈着赭布袴布褶在草中相張又脫褶擲草上作懊惱歌
百姓皆看之

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曰艷淫歌曰哇歌又
有清歌高歌安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
勞者歌事 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
曰升歌古之善歌者有咸黑 帝堯時善歌者 秦青 響邊行
林薛談 秦青 韓娥 齊人餘響遠梁三日 王豹 處於淇而綿
駒 齊右善歌 瓠梁 南子 魯人 虞公 別錄 向 李延年 見漢古
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駕

辨綠水陽阿採菱下俚巴人 並見襄陽耆舊傳 八闋 葛天
春秋也 唐歌 帝魯 南風 卿雲 舜歌 晨露 湯歌 並見 漢歌
曲有大風 高祖 芝房 白麟 朱鴈 交門 天馬 房中 已上並郊
也 盛唐 樅陽 武帝 瓠子 河所 觀決 玄雲 步雲 西王母 歌
傳 古樂府有青燕歌行 豔歌行 長歌行 短歌行 魏武 朝歌
行 怨歌行 前緩聲歌行 後緩聲歌行 權歌行 鞠歌行 放歌
行 蔡歌行 陳歌行

古今樂錄曰晉宋已後歌曲有淫豫歌 楊叛兒 歌 南齊 有
為巫師入宮童謠呼扶風歌 混作 百年歌 陸機 並作 白日
為楊婆兒 婆轉為 亦曰 落日 九曲 歌 宋何承 採葛 婦歌 越
歌 宋沉攸之 所作 亦曰 落日 九曲 歌 宋何承 採葛 婦歌 越
人 桃葉歌 晉王獻 同聲 歌 衡作 碧玉 歌 晉孫 四時 歌 子出 於
子夜歌 古有 女名 子 上聲 歌 亦名 捉柱 哀 白紵 歌 孫起 於 吳
作 襄陽 白銅 鞮 歌 前溪 歌 沉玩 所作 軍 歎 聞 歌 晉穆 帝 呼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三 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三
以歎聞名團扇歌晉中書令王珉與嬋婢芳姿有私愛甚篤
嬋苦捶撻之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因見珉歌曰白
團扇顛顛非昔容羞與郎相見願得隨郎手因風從方便
後人因歌之丁督護歌彭城內史徐達之爲魯軌所殺府
內督護丁旰收殮斂之達之妻晉公主呼問事每問輒歎
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爲曲焉懊惱歌崇安初人
閒訛謠之曲又云石崇爲綠珠作古有絲布澁難縫一曲
而已宋太祖謂之中朝曲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三

